

當綠影撒落窗前，寧靜降臨身邊和筆下，我便想起了天堂。天堂對我來說非常具體，但它不是瓊樓玉宇和雕欄玉砌，而是眼前的樹林，草地，陽光，小溪，山巒，峽谷，是工作着和歌吟着的女兒，是信賴我的兄弟，是與泥濁深淵拉開的長距離，是關於冰與火的反省與調侃，是浮上心際的友愛與情愛的記憶，是正在充份表述的思想和支持表述的乾淨的書桌和自由的時間，是莎士比亞和曹雪芹等天才們為我構築的內心共和國。

劉再復

著

《漂流手記》第九卷

面壁沉思錄

無論時光如何流遷，童年的記憶總是那麼清晰，對於兒時躺臥過作夢過的草圃的記憶總是壓倒高樓大廈的記憶。基督的信仰者說良知是對上帝的記憶，而我的良知是對於童年的記憶。搖籃，慈母，荷塘，清溪，在貧窮中掙扎的鄉親父老，在父老兄弟臉額上滾動的汗水，落下又被撿起的麥穗，一碗稀飯與一碟蘿蔔乾的早餐，所有的記憶都壓倒掌聲、頌詞與桂冠的記憶。尋找故鄉，正是尋找與搖籃相連相疊的一切，尋找那一份情感，那一份素樸，那一份與財富權力無關的赤誠與暖流。

《漂流手記》第九卷

劉再復
——
著

面壁沉思錄

天地

www.cosmosbooks.com.hk

- 書名 面壁沉思錄
作者 劉再復
出版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109—115號智群商業中心十三字樓
電話：2528 3671 傳真：2865 2609
-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三十號地庫／一樓（門市部）
電話：2865 0708 傳真：2861 1541
- 九龍彌敦道96號（加連威老道口）（門市部）
電話：2367 8699 傳真：2367 1812
- 印刷 藝城印刷公司
柴灣利眾街40號富誠工業大廈16樓A4
電話：2897 1089 傳真：2558 2439
- 發行 利通圖書有限公司（港澳）
九龍紅磡民裕街41號凱旋工商中心8樓C
電話：2303 1010 傳真：2764 1310
- 出版日期 二〇〇四年・香港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 COSMOS BOOKS LTD. 2004

目錄

輯一：蒼穹的呼喚	0 0 1
輯二：復歸嬰兒	0 1 5
輯三：歷史記憶	0 3 3
輯四：天國之戀	0 7 5
輯五：生命景觀	0 9 9
輯六：集體靈魂之傷	1 3 1
輯七：浮華批判	1 7 7
輯八：心靈事業	2 1 3
後記	2 5 9

輯一：蒼穹的呼喚

一

意識到自己立於地球之上，意識到身處無邊大宇宙系統中最美麗的地點，意識到在這個稀有大地
 上還有無數生命壯觀尚未欣賞，就足以使我們熱愛生活。在宇宙的大明麗與大潔淨面前，方知生命語
 境大於歷史語境。歷史不過是不斷重複的事實。不能限制在歷史小語境中，而應當站立在「生命—宇
 宙」的深廣語境中。這就是蒼穹的呼喚。

二

托爾斯泰一邊寫作，一邊否定自己，與許多中國作家一邊寫作一邊誇張自己的情形很不相同。他
 在最後歲月離家「出走」，便是用決斷的行為語言作最後的自我否定。他每寫完一部巨著就不滿意自
 己，就離開這部巨著而往前走，絕不自戀。卡夫卡臨終前交待朋友燒燬自己的書稿，也是最後的否
 定，絕不自戀。具有偉大的內在心靈與內在力量，把一切都看得很平常，不會放大自己，不會像狗一
 樣老是轉過頭來舔自己的尾巴。

三

告別自己，離開自己。揮手告別昨天，揮手告別昨天的光榮與驕傲，揮手告別昨天的詩集和文集，揮手告別昨天的文藝腔與教授腔，不自戀。一旦自戀就走不遠，一旦自戀會被昨天的影子拖住腳後跟。曾經屬於自虐的一代，不斷踐踏自己的一代。對自虐的懲罰便是產生自戀。曾經屬於自戀的一代，老是對着鏡子中的「自我相」微笑，忘記那是幻相與幻覺，於是就生活在幻相與幻覺中。

如今，每天都該告別自己，每天都應從幻相與幻覺中走出來，然後回到那個真實的內心。

四

大隱可隱逸於山林，也可隱逸於鬧市。喧囂的城市可以成其靜坐靜思的山洞，變成一扇悟道的牆壁，令其面壁十年、幾十年。達摩就是這樣的一個大隱。他的生命特徵是無論在甚麼地方都可以作雲遊與逍遙遊。在洞穴之中，在宮廷之中，在寺廟之中，在世俗世界之中，他都可以面壁悟道說道。如果他到紐約、洛杉磯，一定也可以把紐約、洛杉磯當作一個洞或一堵牆，面對摩天大樓沉思。大隱生活在內心深處，他即使身在花花世界中也能夠與花花世界的喧囂保持內心的距離。內心的距離，使隱逸者精神世界在任何地方都獲得冷靜與完整。大隱是心隱者，不是身隱者。

五

禪宗呼喚打破「我執」，並不是打破生命中的「真我」，而是那個「假我」，那個被概念和幻覺所構築的假我。這個假我化作一道城牆，封閉着真我。打破「我執」，就是推倒這道牆，把真我釋放出來。基督致力於「救世」，禪宗致力於「自救」。所謂「自救」，便是打破假我的圍困，救出本真的自我。復歸嬰兒，便是回歸到真我之中。

六

當綠影撒落窗前，寧靜降臨身邊和筆下，我便想起了天堂。天堂對我來說非常具體，但它不是瓊樓玉宇和雕欄玉砌，而是眼前的樹林，草地，陽光，小溪，山巒，峽谷，是工作着和歌吟着的女兒，是信賴我的兄弟，是與泥濁深淵拉開的長距離，是關於冰與火的反省與調侃，是浮上心際的友愛與情愛的記憶，是正在充份表述的思想和支持表述的乾淨的書桌和自由時間，是莎士比亞和曹雪芹等天才們為我構築的內心共和國。

七

本來就是普通的農家子，本來就一無所有，不知道甚麼時候被桂冠名號所欺騙而自以為不普通。出國之後，最重要的收穫是回到普通人的位置上，自己開車，自己鋤草，自己包攬瑣碎的日常生活。不再以為自己是啟蒙者和社會良心，也不再是一個只會寫文章、不會生活的怪物。生活變得很具體，一切都好像可以用手觸摸到。真切的感覺透過手指，像血液流遍全身。這種時刻，才覺得自己確確實實在行走在有沙有土的逼真的地上，一點也沒有虛空之感。

八

幾十年都盲目跟着羣體走。突然有一天，醒悟了，轉過身來走自己的路。這一轉身，便是大轉折。這是生命的突圍，是新的起跑線，自由就從這裏開始。能夠轉身是幸福。轉過身後，便天天向生命靠近，向真實靠近，向童年時代追求光明的本能靠近。如果不能轉身而走到絕境，還可以抽身而走。王國維投昆明湖，便是在滔滔的大潮流與大濁流中抽身而走。他用自己的方式與歷史告別。轉身與抽身，都是自救。

九

常常心存感激，常常感激從少年時代就養育我的精神之師，感激荷馬、但丁、莎士比亞和托爾斯泰，感激陶淵明與曹雪芹，感激莊子與慧能，感激魯迅與冰心，感激一切給我靈魂之乳的從古到今的思想家、文學家和學問家，還有一切教我向真實生命靠近的賢者與哲人。感謝他們所精心寫作的書籍與文章，感謝它們讓我讀了之後得到安慰、溫暖與力量。還心存感激，感激讓我衷心崇仰的藍天、星空和宇宙的大潔淨與大神秘，感激現實之外的另一種偉大的秩序、尺度與眼睛，還感激從兒時開始就讓我傾心的近處的小花與小草，遠處的山巒與森林，還有屋前潺潺流淌着的小溪和它的碧波。所有這一切，都在呼喚我的生命和提高我的生命，讓我時時都對他們懷着永遠的謝意與敬意。

一〇

無論時光如何流遷，童年的記憶總是那麼清晰，對於兒時躺臥過作夢過的草圃的記憶總是壓倒高樓大廈的記憶。基督的信仰者說良知是對上帝的記憶，而我的良知是對於童年的記憶。搖籃，慈母，荷塘，清溪，在貧窮中掙扎的鄉親父老，在父老兄弟臉額上滾動的汗水，落下又被撿起的麥穗，一碗稀飯與一碟蘿蔔乾的早餐，所有的記憶都壓倒掌聲、頌詞與桂冠的記憶。尋找故鄉，正是尋找與搖籃相連相疊的一切，尋找那一份情感，那一份素樸，那一份與財富權力無關的赤誠與暖流。

一一一

在海外十三年，一直覺得自己的靈魂佈滿故國的沙土草葉。這才明白，祖國就是那永遠伴隨着我的情感的幽靈，並非那個冷冰冰的國家機器。無論走到哪裏，《山海經》、《道德經》、《六祖壇經》、《紅樓夢》就跟到哪裏。原來祖國就是圖畫般的方塊字，就是女媧補天的手，精衛填海的青枝，老子飄忽的鬚子，慧能挑水的扁擔，林黛玉的詩句和眼淚，還有老母親那像蠶絲的白頭髮。祖國不是盯梢着我的眼睛，不是吆喝我的喉嚨，不是歪曲我的報紙與雜誌，不是禁止我說話的流氓與惡棍。他們永遠不解我靈魂中的那片如茵的綠草地，還有在草地上飛翔的蜻蜓與蝴蝶。

一一一

在彼得堡的托爾斯泰墓前排徊後，我用雙臂摟抱偉大的靈魂。那一刻，我想起荷爾德林在柏拉圖的墳墓之前對早已安息的偉大哲學家說：「父親，祝福我！」托爾斯泰是我的精神之父，從少年時代起我就遠遠地望着他，然後就讓他的心靈像太陽照耀着我。此時，我本能地借用荷爾德林的語言說：「父親，祝福我。」我點起心香，祈求偉大的靈魂不要拋棄我，別讓我遠離善的內心，別讓濁泥世界的腐敗空氣進入我的血脈，祈求他提醒我永遠拒絕流氓邏輯而追求高尚，祈求他在反暴力的永恆呼喚中，放入我的名字與聲音！祈求他幫助我保留降至於人間那一剎那所擁有的柔和的孩子的目光。

一三

在倫敦西敏寺的那個瞬間，意識到腳底板下，埋葬着牛頓、達爾文等巨人，每個名字都讓我激動得難以自禁。沒想到，竟能贏得這樣一個時刻，讓我和這些偉大靈魂靠得這麼近。過去只是在書本上與他們相逢，今天卻在他們的故鄉相逢。尋找的價值，漂泊的價值，就在此時此刻得到最高的肯定，這是偉大靈魂的肯定。倘若不是漂泊，一個中國的農家子的腳底板怎能走到這裏，怎麼可能在偉大靈魂的耳邊悄悄訴說。有了這次相逢，腳步又有了新的規定，我感到，太陽就從我的腳底板升起，生命又一次聽到黎明的呼喚。不錯，在此偉大靈魂之前，我們還有甚麼心中的陰影不能掃滅，還有甚麼得失不能放下？

一四

從不對人說「我的心只屬於你」，包括不對自己的愛人說，也不對自己的祖國說。我的心，不屬於任何一個人，任何一個羣體，任何一個國度，它隸屬於人類史上那些偉大的靈魂，但也隸屬於大地上最平常最質樸的靈魂。既屬於長江黃河，也屬於落磯山與阿爾卑斯山，既屬於活着的人，也屬於死了的人。有許多死者，生前是我的導師與朋友，他們去世後，我心靈的一部份，顯然也跟着走入另一個世界，因此，我的心既屬於此岸，也屬於彼岸，既屬於可視的大曠野，又屬於不可視的大混沌與大

明淨，包括天外那宇宙的大明淨，我的心常被神秘的美抓住。

一五

嵇康的「外不殊俗，內不失正」，一直是我的座右銘。嵇康是屹立於中國大地的人格豐碑，他「外不殊俗」，所以才不擺架子，不裝腔作勢，不故作高深。也才尊重世俗社會慾望的權利與承擔社會的責任，從而不同於自命清高的隱君子。而他的「內不失正」，則是在入俗隨俗之時不失心靈原則，不離道德邊界，不投機取巧。世俗社會的誘惑太多，物色聲色酒色紛紛把人引向邪門歪道，倘若沒有原則，便會同流合污。嵇康處污泥而不染，面對權勢者而頂天立地，正是內心深處堂堂正正，坦坦蕩蕩。

一六

火的姿態是向上燃燒的姿態，水的姿態是向下流淌的姿態。以往喜歡把生命比作一團火，今天則喜歡生命只是一脈水。順其自然，飄逸而下，能流到哪裏就到哪裏，不必去爭取甚麼火紅的人生。水透明，水柔和，水的姿態是低姿態，往下流淌的姿態，但又是朝向大海行進的姿態。老子崇尚水，認定至柔可以戰勝至剛，水的克服與征服，不是去沖撞大山，而是沿着大山腳下努力往前走，一直走到大海跟前。

一七

黑格爾說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可是，許多聖人聖賢卻只承認婚姻的合理性，不承認情愛的合理性；只承認宮廷的妻妾成羣的合理性，不承認民間私情的合理性。釋迦牟尼、基督開始做的事被認為不合理，中國原始時代精衛填海、夸父追日的故事也被認為不合理，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努力總是難以得到合理性的確證。曹操借王垓的頭以定軍心，在戰爭的層面上是合理的，在生命尊嚴的層面上是不合理的。慾望在歷史主義的層面是合理的，但在倫理主義層面卻不合理。相信「造反有理」就難以相信社會秩序有理。也許黑格爾也看到這種種矛盾，所以才有「凡是合理的都是存在的」的反命題。我們必須在黑格爾的命題之後加上的命題應是：凡是活生生的生命與生命現象，都不可用哲學命題去裁決，更不可用絕對精神去解釋。

一八

莊子在兩千多年前就寫出「齊物論」，闡發萬物齊一的平等觀。人與人平等，人與物平等，物與物亦平等。萬物有靈，莊周有靈，蝴蝶也有靈。兩者互夢，也互為靈魂。大夢中肉體消解，生理界線消解，世俗的等級、尊卑、大小等界線也消解。在靈魂的意義上，萬物相通、相依、相似、相關，相互構成一個美麗的世界。莊子去世兩千多年後，追求人性詩意本質的德國大詩人荷爾德林又暢說萬物齊

一的思想，他說：「我將存在，我不問我成為甚麼。存在，生命，這就夠了，這是眾神的光榮；為此，在神性世界中萬物齊一，只要是一個生命，這個世界裏沒有主僕，像相愛的人，自然的元素生活在一起；他們共同擁有一切，精神，歡樂和永恆的青春。」（《荷爾德林文集》第一四〇頁，北京商務印書館）荷爾德林也許沒有讀過莊子的書，但大夢相通。也許荷爾德林就是莊子遙想的蝴蝶，也許莊子是荷爾德林長思的「眾神」之一。空間相隔一萬里，時間相隔兩千年，然而人類嚮往打破尊卑、主僕關係的夢沒有停止。生命尊嚴與生命平等的夢，永遠富有詩意。夢相通，是人類詩意棲居於地球的終極嚮往相通。

一九

剛到海外總是徬徨，徬徨之後如今不再徬徨了，因為終於意識到：文化就在自己身上，家園就在自己的筆下。無論走到哪裏，筆也帶到哪裏。筆下就是我的根，筆下就是永恆的故土。與回到家中就感到溫暖與安寧一樣，一回到筆下，就像踩到田園與鄉野，就像見到親人與故人，就像見到從女媧精衛到賈寶玉林黛玉這些家園中的兄弟姐妹。尋找各種意義的故鄉，發現最具體的故鄉是自由抒寫的筆下。這一發現常使自己激動不已。

二〇

辭國十年後，才感到漂流使自己得救。這不僅是漂流把我從利名的廢物堆裏拔出來，而且使自己

明白，在母親完成她的「創造生命」之後，我的使命便是「開掘生命」，包括此時敢說已經得救，就因為意識到一切都要「自救」。此一意識，使我得大自在，又得大力量。古希臘神話英雄安泰的力量來自大地母親的擁抱，而我則意識到力量來自我從母親懷裏站立起來的一剎那。母親廣闊胸脯上坐着等待救援的億萬兒女，她是忙不過來的。何況她的使命已經完成，留待我們的應是無愧於大地母親的自我完成的使命。

一一一

囚徒走出牢房，沒有人理會他，像帶瘟疫細菌的病人，社會迴避他。但是，當他走進山間河谷，就會發現，那裏的花草樹木照樣歡迎他，啼鳥與蝴蝶照樣為他翔舞，無論是天上高飛的生命還是地上走動的生命都不會拋棄他。大自然沒有勢利的眼睛。它是人類最可靠的朋友。也只有穿越過牢門的囚徒，才知道每一棵綠樹每一條小路每一片雲彩每一道陽光每一縷清風每一脈泉水每一聲鳥啼的價值，哪怕是荒原、沙丘、廢墟，也都像兄弟的家園。

一一一

金庸小說《笑傲江湖》主角令狐沖，獨立獨行，超越正教、邪教兩大營壘的單向立場。他是所謂正教（五嶽派）華山派岳不羣的弟子，可是，又與邪教（日月神教）中人交朋友。他既愛岳不羣的女兒、師

妹岳靈珊，又愛日月神教教主（任我行）的女兒任盈盈。他想超越生死對峙的兩大陣營而吸收雙方武功的精華，但兩派的首領都不允許他如此選擇。他的功夫高強，兩派頭目既想拉攏他又想殺害他。最後他和任盈盈遠離江湖，隱居在山林裏共同彈奏天下的絕唱《笑傲江湖》。這種人跡罕到的深山叢林裏，是兩極對立之外的第三空間。這正是知識者和一切孤獨者的寄身之地。可惜現代社會把這一空間也加以掃蕩，於是自由更是無所存放。「令狐沖處境」，中國知識分子徬徨無地的典型處境。

給令狐沖以自由，給令狐沖以第三空間，這也是蒼穹的呼喚。

一二三

五四知識人審判了父輩文化，宣佈其「吃人」大罪，判處了父親的死刑，但還留下了「大地母親」，這就是社會底層的工農大眾。啟蒙家們喚醒了母親，並從母親的懷抱中得到力量，補充了「喪父」的虛空。擁抱工農，知識分子真的走出了一條路。但今天時代轉入以財富為中心，大地母親被推向邊緣，知識分子又面臨「喪母」的危機。聰明的知識人早已把富豪和權勢者認作「衣食父母」，顧不得其他，唯有孤獨的思想者還在緬懷天空與大地，並為此徬徨。

二四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卡拉瑪佐夫兄弟》有殺父意識，但它蔑視的父親不是天上的大父親（神），